茗香堂史論

茗香堂史論卷一

海鹽彭孫貽羿仁氏著

同里朱葵之粟山校正

史記

作史不可立高人見解有意爲高則持論必苛每至厚誣於古人讀史不可不立高人心眼不能高人則依文牽義往往見紿於作者

作史當如布帛菽粟可施於日用始足爲萬古之常經左氏公穀好爲詭異之說以見奇史遷效之文章雖奇持議無當又其識趣卑陋津津利達不重行檢又遠遜公穀左

國讀者不可不知

皇甫謐以伏羲神農黃帝爲三皇少昊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戴記以太皥炎帝少昊黃帝顓頊爲五帝子長以黃帝顓頊高辛堯舜爲五帝謂少昊不在位不得稱帝皆屬烏有子虛夫少昊之爲帝久矣依大戴皇甫之言自羲軒以下共八帝或以爲皇或以爲帝總無定稱小司馬三皇補穿鑿無當夫作史者以立天下之大經大法爲千古治亂興亡之鑒戒斷自二帝可矣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與炎帝戰於阪泉此等不經何須記載

皇甫謐註黃帝有天下百年壽一百十歲則十一歲而

天子也亦是穪誣

栗山按羅泌路史蘇轍古史皆遠溯洪荒皆由此作俑

小司馬謂子長論贊不能備論終始畧申梗概頗取一事

一奇有所不取夫子長奇文不可拘以繩墨傳紀所不盡

者論說摘取之參以已意特爲波瀾正其絶佳處今觀索

隱百三十篇贊與同嚼蠟直宜刪之何夾木也

大禹山行乘樺音喬今之屐也上山前齒短下山後齒短

晉人師其遺製耳

子長自三代秦本紀摭拾尚書左國戰國百家舊文竄以

已意其文去古甚遠筆力大不如至始皇本紀乃自出手

筆筆端曲折莫不如意方爲傑作

粟山按戰國時四公子傳皆佳不可一概抹殺

始皇本紀用賈生過秦論作結大是具眼小司馬益以已論謂賈生子長云子嬰中主可以保秦之非其論亦是但其文蹇冗如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等總不成語綴作末行豈非狗尾續貂耶

秦爲勝國一統稱帝列于漢前可也項羽亡虜亦列本紀中酷無體裁矣

項羽本紀悲壯淋漓妙絕今古至兵敗身死益復從容盡致文情組舞一唱三歎

高帝紀論無文理子長不知體要論三代亦多紕繆留侯辟疆爲相畫策拜諸呂爲將幾亡劉氏誠因此時迎代王立之呂氏之亂必無論曰類以婦人封臨光侯此是武武曌女主稱帝之作俑　高后贊禿不成章豈有缺文耶高帝封許負爲鳴雌亭侯則婦人封侯不自須始高帝實作法于涼矣

三代十二諸侯六國世表古所未有子長創其體後之作史者多因之總不出其範圍　六國十二諸侯頭緒煩多以表貫通之編年爲緯分國爲經覽者不紛甚善也然嘗至秦滅六國亦稱帝之年止此後海內一家罔非帝制年

表何爲此眞蛇足矣

五帝五德之說乃出漢儒矯誣非聖人之言也秦獻櫟陽雨金而以爲金瑞文公得黑龍而以爲水德卽一國而諸儒之誕妄若此善乎管仲之巧說以止桓公也夷吾斯爲千古人傑

封禪之說創自管仲此乃神道設教之始上稱黃帝總無可憑始皇行之何救于亡何漢武之蔽邪人主好遊行假此以愚黔首諸臣又設佞以逢之褚少孫補武帝紀割封禪一書以充之眞所不解武帝雄才大畧遠勝始皇不可以此一事槪之且封禪已有書卽借本史分作本紀裂而

兩見眞可怪也

封禪書俶詭怪幻河渠書悲壯奇崛

平準書歸重桑孔咸陽謂不加賦而用足誠能如此桑孔之才亦不易得史遷所謂賦者乃田賦也漢時甚寬于田賦軍旅頻興至于鬻爵賣官然田畝之稅如故故民不貧漢室平準之法乃是奪商賈之利權而時其委輸使豪滑無所耑其利此亦一時長策足佐兵食子長備言其利結以卜式之言曰烹弘羊天乃雨何其妙也文外餘波唱嘆不足　今天下民生日促粟賤金貴利富民窮王公將軍攘民之利爲市販私室益强國用益匱民生益困安得桑

孔百輩叅錯之大農水衡河漕間上佐輓輸下絕兼并哉禮樂律厤書皆褚少孫補禮樂二書全載戴記互相發明文亦奧兀律書起處判不相蒙篇中兩太史公曰堆垛重沓豈非鵲脛蛇足

列國世家多㪚國策其錄左傳則大不如　越世家後載陶朱公作尾文外餘波也

列國名卿如子產范蠡皆三代人物過管晏蘇張十倍不爲立傳何也

孔子列之世家比之諸侯可謂卓識陳涉亦名世家可謂不稱矣

粟山按孔子不以列世家而重其與陳涉輩同名知非眞具卓識也

外戚世家褚先生文半於司馬令人厭觀

太史公文有所本者皆不大佳自創者乃佳世家自蕭相國以下乃激昂有致文章所以貴獨運也

平陽侯之爲將以敢戰深入爲先身被七十創戰功爲諸將第一自右丞相出爲齊相國令人則以爲左遷參收拾雄心參猛畧而師事蓋公治本黃老一以淸靜爲務參之所以治國者亦卽所以保身何其智也至于代蕭何爲相謹守其律令與吏飲酒歌呼相和答帝陰使窋微諫而參

笞子入朝揣爲明主賢臣相信相成情狀毛髮栩栩欲動眞化工之筆矣

人知留侯辟穀游仙之爲智而不知平陽飲酒學黃老之爲智留侯立身平陽藏身藏身事中爲尤難也以名將爲賢相眞是天生豪傑然亦從學問中來觀其師事蓋公不惑齊下諸儒大有卓見景帝好黃老其亦平陽開之也歟

四皓索隱注東園公姓唐字宣明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甪里先生姓周名術字元道惟綺里季并姓氏不載東園公有字而無名何也或曰綺里其姓季夏其字黃公乃另一人非夏黃公也

子房辟穀與鄭侯田宅自汙同意原非欽慕玄虛者是以呂后强之而復食也招四皓一段淋漓生動千古而下可悲可涕

陳平乃見幾遠害之士項羽欲誅之走歸漢冊入欲殺之祼而免高帝欲斬樊噲因而致之竟免讒呂后欲王諸呂則順而從之以免禍呂須讒之則日飲酒戲婦人以安其身彼其去就若反掌趨時若轉圜身名俱全忌害不入眞一代之謀臣矣司馬遷論平謂本黃帝老子之術亦是洞微之識也

粟山按曲逆一生所爲實未離戰國說士習氣終非純臣

絳侯椎魯持重少文爲將力戰先登固豪杰之概也其微時乃織簿吹簫以餬口斯固織兒淚于之所習英雄困頓中姑效爲之使人感慨出涕

平陽絳侯二人皆力戰破敵以見功傳中力敘之總束以禽馘攻畧克獲之數二傳彷彿同也

粟山按此亦微文示譏

亞夫守節不奪有大臣之風惜不遇高帝文帝英明之主耳乃死于困辱惜哉細柳勞軍事讀之萬古凛凛有生氣

文帝眞英主矣

樂孝王傳上廢栗太子竇太后心欲以孝王爲嗣大臣及

袁盎等有所關說竇太后義格亦遂不復言如淳注枝閣不得下張晏云蹔也蘇林訓格爲閣皆於義格旨不明夫格者止也太后屈于太臣之陳義而止本自明白乃抵梧若此

褚先生補田叔治梁獄一段視漢書爲尤詳宜作注本文下

中山靖王勝好內有子支屬百二十人明慶成王百子在古已有之

褚氏補三王世家自去病之奏與答詔凡一再重述似今文移案牘之體於古文史體甚乖直宜删之

本紀世家列傳其例異其實同也帝稱紀侯王稱世家卿大夫士稱傳子長列傳首伯夷自有意但其傳終篇反覆

自成議論若涉伯夷此名伯夷論可耳以爲傳不倫也
唐人升老子爲列傳首大可笑在史前後有何高下乃取
古人所作移其序次則史遷書中其宜改者甚多矣老莊
方外乃冠史傳之首邪唐人誕妄不聦若此
管晏列傳不傳二子相業大綱夷吾止載管叔之交平仲
僅列越石之知寥寥數行其爲論則云紀其軼事夫史者
所以昭萬世垂後業僅書軼事何也然則此書乃子長孤
憤自見之書耳初無意爲國史也
太史公謂申韓之說皆原于道德而老子爲深遠此是絕
頂識見子瞻闡發入微

孫吳傳田忌與諸公子馳逐重射馬不甚相遠孫子謂忌曰君第重射臣能令君勝孫子教以三駟之法忌一敗而再勝遂獲千金君第重射下索隱注第且也重射好射也太誤前逐重射下宜如此訓此直當訓以再射乃順訓作好射何義邪

仲尼弟子列傳如子貢游說等恐非實錄

吳起殺妻求將毋死不歸天資谿刻人也當時人目之爲貪可謂刺心之論蓋起終身廉潔自守目之爲貪者則以奔競功名不本人情乃貪名之極者卒有殺身之禍以此等堅忍刻薄人作將相何事不可爲

戰國策蘇秦歸里一段激昂感慨似漢文最佳者子長節
錄之便覺平平無奇
太史公孟軻荀卿列傳中雜以淳于髡愼到三騶子之徒
直以說客目孟子也非朱入表章孟氏且泯泯百家中
栗山按尊孟子自昌黎始
孟嘗君非好士乃好名耳雞鳴狗盜之徒無不收之利其
家以濟私圖未嘗有益於齊也奸人輕俠之魁盡歸之觀
其過趙趙人聚而觀之以爲薛公必魁然者乃眇小丈夫
耳此亦欣喜驚異之辭何至使客擊殺數百人滅其一邑
田文之殘如此宜乎馮驩焚券不必䚍首肯也

四君當以信陵爲冠信陵君爲將每戰必却秦其才已過人交侯生毛公薛公皆最有識非泛然者乃見疑于魏飲酒近內以終誠大智人也

呂不韋祖黃歇故智弋取權位歇既滅宗不韋終亦不免若不韋者附秦紀可也不必立傳

曹沫非刺客乃知齊桓之不背盟故刦以要之列之刺客舛矣此爲可去專諸以後四人生氣勃然于長平騷不平盡吐于此故文乃特妙

蒯通安期生皆以奇策干項羽與淮陰羽欲用之而皆不留漢高欲誅通而權說以免二人者豈非天下之奇士哉

後人皆列之神仙傳中夫士不奇安能出世留侯尋倉海君赤松子要皆非凡人也

栗山按倉海君赤松子皆亦無是公烏有先生之類留侯假爲名目以欺世要非實有其人史公卽藉此作文章波瀾不可被古人瞞過

張倉傳叙蒼忽插入周苛周昌任敖等復歸結於蒼古無此體本自一傳後人强分爲數段非也

張蒼申屠嘉兩丞相共一傳後人乃續以韋賢魏相邴吉黄霸韋玄成匡衡等眞可怪也漢相亦不止此宜刪去

酈食其傳前已盡之矣復載陸賈朱建建事畢重述酈生

謂陳留一叚前後不同一事兩載豈後人附會增益耶

婁敬所論皆關漢室大計都關中結和親使匈奴而知其詐徙豪族以實關輔既弭其亂復得其利智畧宏遠不在蕭曹張陳諸謀臣下

粟山按漢徙豪族實關輔而興金徙黃龍諸部實汴梁而亡要在處置得宜耳

叔孫通所定乃朝儀耳魯兩生以爲禮樂直腐物也叔孫諛于秦而忠于漢豈忠佞之頓殊哉所遇之主異也至其作原廟嘗櫻桃纔是巧於逢主

季布欒布傳贊甚妙季布髡鉗爲奴而不恥以爲賢者誠

重其死欒布哭彭越趣湯如歸彼誠知所處不自重其死

一重一不重皆以爲烈士抑揚甚佳

馬邑之謀漢廷失策甚矣中國布大信于天下堂堂天子

令詐降以誘虜使計得行不過斬首萬級無大損于單于

結怨旣深屈又在我豈安邊之長計哉苟令婁敬季布當

此必能力折之惜乎韓安國輩鹿鹿首鼠也

扁鵲之術近於神人不能及倉公之論皆近代醫流可及

文亦遂不能奇

太史公匈奴傳在衛霍公孫主父之前南越東越朝鮮西

南夷在司馬相如傳前朝臣將相乃與外夷相錯可謂失

倫矣　南越傳贊論禿澀蹇剝且俳有聲韻非太史筆也

朝鮮傳贊亦同

司馬相如傳載子虛上林諸賦爲長文作俑自後班固效之益復靡靡矣

循吏傳止列孫叔敖子產石奢公儀休古之循吏豈止此數人且叔敖子產公儀又不止於循吏而已可謂不倫

甯成酷吏一見蹉跌遁跡歸里居積致產千金有陶朱之高其知不可及矣

正義曰史記補景武紀將相年表禮書樂書歷律書三王世家蒯成侯日者龜筴列傳皆褚少孫筆日者龜筴言辭

最鄙非太史公意

貨殖刺客游俠三傳太史公最有意之文一部史記頗上三毛也此等於史全無關涉而子長感慨作史之意皆於無關涉處吐露發抒貨殖傳駁雜離奇無文法而有文法眞奇作也

無財作力少有鬬智既饒爭時乃是作家治生絕妙方不意史遷能言之

巴蜀多豪桀之士始皇獨封寡婦清而禮之蓋豪俠雄桀之士猜主所深忌獨禮一富家媼爲巴人表率欲巴蜀之人皆務貨財聲色以自娛樂人主可以無西顧之憂此是

秦帝深心機變處

太史公自敘乃不佳其敘一百二十紀傳棼兀無義雖時見離奇終非合作

漢書

班固漢書豐縟密緻詳畧得宜以較史記極爲精粹然爲漢書易爲史記難史記變編年爲紀傳古無此體自遷創之爲紀爲世家爲傳以經之爲表爲書以緯之漢書綜史記之成補子長之缺不能出範圍且後起者者易爲功持其短長擿其疵繆此易易也然班固之佳在於不別創條例卽就史記之體以成一代之書至於霍光等傳其奇偉不在史遷下史漢文章也史記不全乎其爲史漢書則眞史也刻畫纖悉雖使邱明載筆不能過之

覈山按子長史記以奇逸勝孟堅漢書以宏贍勝誠一時勁敵

高帝紀詳於史記惠帝紀畧甚其事皆備呂后紀中

呂后尊高帝兄武哀侯爲武哀王姊宣夫人爲昭哀后兄爲王可也姊之爲后大不經　封宦者爲列侯亦自呂后始也

漢自約法三章便以實大開國凡秦法車裂腰斬等刑盡廢之至後黥彭淮陰等復有族誅之刑非三章初意也

景帝中元二年改磔曰棄市勿復用深合古五刑之意

班固武帝紀貧深得史臣之體武帝善政不絕書而神仙土木窮兵厚斂諸事臚列並見全無貶辭而隱約自見眞萬世紀載之龜鑑也

諸帝紀彷左傳編年體較史記爲核此例一定萬世莫踰

諸侯王表比史記益詳而整亭亦雄傑可喜

漢官秩尊者極于二千石丞相止綠綬御史大夫青綬太尉不言印綬後皆進爲金章紫綬太守亦二千石視内三公是以古多廉吏也

八表成于班昭之手大無倫理且以一婦人而欲表章千古人物其志侈矣識乃卑卑若此且名爲漢書而泛及五帝三皇何也

史記好奇侈異其文魁瑋幻怪足悅視聽讀之增人胆氣然誣妄寡識孟堅學極博筆極典律歷諸志無一篇不佳

眞可鼓吹六經羽翼百氏

禮樂志況博絕麗部伍森嚴較之史記典核倍之

刑法志前半多言用兵似乎冗長可稍節也

食貨志要歸重農貴粟眞是有本之文以視貨殖列傳識力高百十倍

郊祀志備述漢武秦皇淫祀求仙之幻妄歸本于匡衡張敞谷永之正論抑揚有法眞布帛菽粟之文也

天文志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高允嘗辨其非蓋夏至日在東井水星常附日而行十月日在氐房之間水星安得在東井劉敞以爲當是七月聚東井漢書之誤也劉之

論似是而非七月立秋日已在柳星之度五星安得皆在井乎

天文志前列星占皆出天官書後載占驗耑紀漢代休咎可爲萬世作史法劉知幾以爲志無漢事何也

郊祀志王莽配社以高后莽之所以媚元后巳萌亂漢之幾矣古未有以毋后配享上帝者卽聖哲如慶都姜嫄有娀簡狄亦且非禮呂氏者漢之罪人幾移劉氏之祚配之郊壇神且震怒其又享之乎卒之王氏篡漢竟爲産祿之所不敢爲豈非妖孽先兆乎

地理志全載禹貢可謂痴重條列既盡後復總敘發論生

波班生才大往往於此等益見餘力如淮陰之兵多多益善

溝洫志與河渠書筆力相亞括以賈讓治河三策大有本領藝文志無所裁斷爲諸志中最劣者矣

史記項羽傳奇絕千古班生稍節略之生韻飛動處視史記原本大不如

武臣本庸才用張耳陳餘計據趙自王趙人未嘗服也天下未定乃令兒女子擁車騎豪游倨見大將卒爲李良所襲殺不亦宜乎

張耳陳餘以才器較之餘不如耳多矣餘之不能救鉅鹿

耳未可深責之也餘不能忍監門之笞豈能犯必死以當章邯哉耳之怨餘過矣迨耳從項羽定秦王常山餘乃襲常山取之餘報之已甚據人之有可謂不義卒爲韓信所擊滅餘可謂不知時勢身名俱敗自取滅亡班固目二人爲勢利之交眞是絕識令天下香火弟兄刎頸丈夫無復可以置喙

六國之後總無一人隨人奕置如木偶耳庶幾田横尚有生氣周市不肯王魏請立魏咎使車五反卒立咎市可謂有烈丈夫之操

田氏之王三齊眞同奕置矣始田儋稱王章邯擊殺儋

儋弟榮立儋子市爲齊王齊王聞儋敗死乃立田假爲齊王榮從項梁擊走章邯歸逐田假假走楚項羽旣定三秦怨榮不肯發兵助楚攻秦乃徙市王卽墨別立齊將田都爲齊王田安爲濟北王田市亡之卽墨榮追殺市并擊殺田安而田都亡走楚榮遂并王三齊追榮敗走齊人殺榮榮弟橫立榮子廣爲王漢將韓信曹參破齊虜田廣而橫自立爲王復爲灌嬰軍擊破走從彭越漢立韓信爲齊王而田橫乃走海島漢高召之橫卒與五百人俱死而田氏遂亡

韓信以亡虜兵敗降胡其子頹當孫嬰歸漢封侯後益貴

盛公卿將相接踵蕭曹絳灌有不如大可異也

韓信行師必出萬全皃廣武之策不用然後度井陘不專以奇勝者迨已破趙下令毋殺廣武君必生得之者予千金大有豪杰識量成安君空有時名有李左車而不能用禽于韓信宜矣班生謂餘稱儒者常號義兵不用詐謀奇計彼其襲攻常山奪張耳之封義聲安在要其所謂儒固非儒而義亦非義足已自用良謀不行身首離異非不幸也若而人者雖爲信所生得必將縛而屠之與豚犢等蓋餘固反覆好亂之魁耳

張良傳酈生欲立六國後張良借箸籌之有八不可其六

不可總是一意全據尚書迂鈍可笑末後二不可乃是正意直須删去前六段文乃明晳

漢諸將皆非項羽敵也惟淮陰可當之當羽之强如彭越黥布之勇未嘗敢一當羽遇羽無不跳遁却走者惜不令淮陰一當之必有可觀信之戰未嘗一敗蓋必謀定而後戰羽之喑嗚叱咤信必有以制之使羽之勇無所施垓下之圍羽衆以散卽絳灌輩且能取之子房以爲漢王之將惟信可屬大事當一面眞是具眼

子房傳較史記一無所增減千古奇人千古奇文眞不可贊一辭者

漢功臣子弟皆庸才惟絳侯乃有子條侯有將相器識然
幸遇文帝乃知之以屬景帝卒平七國文帝眞聖主也
酈生陸生以游說立功致富貴惟叔孫通則逢主之欲巧
取功名爲千古巧宦之祖
蒯通天下辯士與安期生爲友項羽終不能屈兩人可謂
有識奇士與伍被江充息夫躬傾危讒伎亂人家國卒以
殺身異矣
司馬遷善李陵因陵得罪故其傳李廣感慨廣之不得封
侯而惜陵以無援降虜非陵初意班生悲因遷記倘亦有
過其情者

漢書謂衛青之不敗有天幸又云去病出貴介不知恤士卒穿域蹋踘後車棄粱肉於二人皆有不滿恐非實錄夫二將所戰皆絕域青與士卒同甘苦得士心不斬蘇建知尊君之義武剛車爲營前戰乃有制之師每出有功豈皆天幸乎去病知匈奴未滅何以家爲明先公後私之義何至不卹士卒暴棄狼戾乎此亦本史遷之憤激以右李氏也

賈生治安策董生天人策皆一代至文乃因其言皆許爲王佐過矣賈生才士董生儒生賈生明治體救時之良相也董生繁露漸流讖緯矣

司馬相如傳備載子虛大人諸賦遂成一二卷班生遂爲後世冗長者作俑

公孫弘起布衣數年至丞相能開東閣禮賢士眞得相體情徒有好賢之名未聞有一薦拔至卿相者豈所見無一可用者邪弘蓋以此釣名非眞好賢也

栗山按弘乃奸佞之尤于其傾汲黯可知非眞好賢者矣

張杜酷吏其子安世延年皆以忠厚開家慶流苗裔鯀之生禹自古有之君子所以重幹蠱也仲弓父賤行惡而子爲賢者人固不可限也

漢書補傳張騫與李廣利同傳所以著漢武喜功好大之

圖也
陳湯傳敘其塞外行軍曲折深合左氏筆法結以訟功諸疏悲壯感慨千古而下使人扼腕子長捉筆無以過之
班氏王貢兩龔鮑宣傳前作一小引以四皓子眞君平爲比擬此數人爲不倫文亦不佳蓋孟堅長於典故其憑虛發論便少筆力王貢鮑宣人亦不同王貢雖稱直言多含蓄故能保祿於庸昏之世鮑宣龔勝抗直不屈風節凛凛勝不臣莽從容就死爲漢季一人宣之死惜不揚眉吐氣而默默被收以盡也
韋賢韋玄成父子俱爲丞相賢碌碌未有建明史謂玄成

文采過父持重守正不及焉賢之持重守正無一可見何也

太史公本縱橫闔捭以立言文筆特爲見理則悖其敘高自標榜欲繼六經不自量矣孟堅爲之作傳畧而敘之可矣乃亦備錄如自敘何耶孟堅之尊遷所以自爲地也

霍光輕立昌邑乃其不學無術處不如陳平周勃多矣昌邑之得全乃張敞之一疏張敞明於經善能開悟英主不至加及故君千古卓識人所不及

漢武功臣包括一卜式傳贊中可謂奇偉俊絕

淮南王安諫伐南越書輿轎而踰嶺轎音旗廟反竹輿也

即今之屧與其字已見于漢書人名曰橋矣殆江南方言也

公孫弘以盜賊多欲禁民挾弓矢吾丘壽王難之而後止平津鄙儒不知大畧亦猶今之懲釁馬而禁民間之畜馬畏海寇而禁民舟之下海卒令刼賊愈多而民無以禦海寇益横而戈舡下瀨無人更習海也何異助寇攻民乎

王褒賢臣頌尚有諷諫之體宣帝謂文辭賢于倡優博弈實爲至言後太子體不安詔使褒等皆之太子宮朝夕誦讀奇文及所造作以娛太子疾平乃已太子喜褒所爲甘泉洞簫頌令後宮貴人左右皆誦讀眞可代枚生七發也

粟山按韻事佳話唐人嘗以此命題試士

朱雲折檻爲名高終能屏居不仕丞相薛宣欲留之不可得可謂高蹈矣

史記妙於頓挫激昂漢書妙於委曲詳贍如霍光趙充國等傳繁瑣細碎乃一一條列整齊點綴生動于史記覺另開生面豈非化工之筆乎

今人以諂媚取容爲佞聖人則以强辯口給爲佞而曰屢憎于人夫以取憎爲佞而其佞也巧矣特此以論漢季孔光張禹阿諛保位其佞人所共知朱博之佞傅太后杜欽谷永之佞元皇后則以犯顏極諫博擊彈劾爲佞而其爲

佞也甯得罪於天子不敢得罪於貴戚外有直言敢諫之
名而中藏擁戴比傅之實真奸人之尤儒者之賊也班固
描寫逼眞洞垣照胆之識子長便無此見解
楊惲杜延年皆無一酷烈實跡槪之酷吏何哉
佞幸傳自鄧通始以士人而爲佞幸不亦羞朝廷而辱當
世之士哉韓嫣李延年石顯宦于長董賢輩或出于王孫
或生于賊里倫人官宦之徒又何責焉孔光一代儒宗聖
人之後身爲丞相乃拜謁郤迎董賢不敢當鈞敵禮此則
佞人之尤矣
傅太后因子爲帝至稱太皇太后尊稱立廟于漢大宗之

制爲失禮之大者王莽當國乃發冢取太后印綬開棺臭達數十里丁姬之棺火起隧中延燒器物異矣傅太后以當熊之脊以婣修郤殺馮倢伃于國邸何異呂后人彘之虐乎悖惡不道天乃假王莽報之然損于漢德不已多乎元后之立漢室之所以興亡也苟使元后早世則丁傅之時其夷滅王氏也久矣丁傅雖驕貴未至若莽之簒奪禍福豈有定哉

粟山按此亦難必

漢之儒者拘于文義訓詁毫不知經之大義故于武帝之封禪也則引經傳附會之于王莽之居攝也又假經傳作

符命以勸進之其所以亂天下移國祚者皆孔光杜欽谷永楊雄劉歆輩積漸導諛成之也漢季儒者惟龔勝一人而已

粟山按此輩皆僉壬之尤目爲儒者拘于文義誤矣

後漢書

宋秘書丞余靖上言漢明帝詔班固陳宗尹敏孟冀作世祖本紀及建武功臣傳後劉珍李充作建武以後至永初間紀傳又令伏無忌黃景作諸王世子恩澤侯并單于西羌地理志又邊韶崔實朱穆曹壽作皇后外戚傳百官表及順帝功臣傳成一百四十篇曰漢紀馬日磾蔡邕楊彪盧植續爲東觀漢紀吳武陵太守謝承作漢書百三十篇卷晉散騎常侍薛瑩作後漢紀百卷秘書丞司馬彪取眾書自光武至孝獻作續漢書散騎常侍華嶠刪東觀紀爲漢後書九十七篇祠部郎謝沈作後漢書一百二十二卷

秘書監袁山松作一百卷宋宣城太守范曄集諸家作十紀十志八十列傳凡百篇十志未成范被誅至梁剡令劉昭補成之唐章懷太子賢招當時學者張大安等同注書成上詔附秘閣

蔚宗自序謂班氏任情無例惟志可推博贍可不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思深旨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愧過秦論比方班氏非但不愧之而已　又謂其贊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　紀傳與其大畧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其標榜如此殊

不自量劉昭謂其思雜風塵心撓成敗又謂其辭縟潤纖
贍序例所論備精予奪誠爲篤論

英雄豪傑必有非常之論如沛公項羽慷慨大言便露本
色光武蹤跡尤奇不可測量力田勤稼詣學受書大似田
舍翁村學究宜爲伯升所輕絳衣大冠何異黃巾赤眉之
跡身自騎牛殺新野尉始有馬如此軍容那能不令子弟
怖而自匿紀中點綴妙絕形容以見眞人崛興總非恒理
可料也

光武起兵大敗於甄阜梁邱賜整兵復戰破斬阜賜敗而
不挫便見雄畧

王莽兵圍昆陽驅虎豹犀象以助威此是泥古黃帝伐蚩尤雕鶡鷹鸇爲旗志虎豹犀象爲兵陳也此等幻妄之言莽信之以爲術權天下敗亡宜矣

粟山按王莽事事仿古已爲安石作俑

光武不爲伯升服喪飲食言笑如平常不與司徒官屬深言引過自謝深沉機略包舉更始君臣百千輩

粟山按光武枕席閒時有泪痕光見至性

光武爲更始司隸校尉復漢官威儀所至延見長吏下至佐史考察黜陟如州牧行部事除莽苛政帝王而能身兼將相沛公所不及沛公無蕭何諸人便不成紀綱光武精

察事事能親裁其材過人遠矣

光武稱尊號創自馬武成於耿純名正言順無可復憾惟援引圖讖爲千古所啞光武畧受尚書終是于學未優耳

粟山按光武諸事突過高祖惟信圖讖廢郭后兩事爲盜白璧之瑕

光武始奉更始如沛公之義帝廢爲淮陽王勢不得不然下令禁書更始者避殺主之惡也天乃假手赤眉爲帝除驅豈非善成光武

光武破五校於羛陽羛音許宜反卽戲陽也

光武幸舂陵聞宗室諸母言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

行之南頓父老請復十年帝曰天下重器日復一日常恐不任安敢遠期十年乎吏人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增復一歲讀此光霽藹然視高帝大風猛士慷慨傷懷醇疵何啻千里

王莽好夸大至改匈奴爲恭奴建武之際鄯善車師王十六國遣子入侍請都護帝以中國初定未遑外事還其侍子謝而不居眞能長駕遠馭

光武本紀末綜帝梗概意以足乃更申論無一別旨止述術士怪異之言何其拖沓贅尤蛇足

漢室諸王墓皆曰陵如東平王陵東海恭王陵是也

宣帝令諸儒講五經異同于石渠閣命蕭望之等平其奏
帝親臨決焉章帝亦令諸儒講五經同異乃作白虎通勝
事一轍

章帝元和二年詔產子者勿算三歲懷妊者賜胎養穀三
斛復其夫一歲著爲令千古仁政也章帝盡孝毋后一反
明帝苛切制作禮樂儒術優于文景惜乎不永和帝幼沖
母后稱制自此政在外戚以至于亡此東漢興衰之機也
安帝爲和帝後乃追尊淸河孝王曰孝德皇皇妣左氏曰
孝德皇后孝德元妃爲甘陵大貴人尊稱皆無義據有定
陶恭皇例何不相仿也

順帝時望都蒲陰狼殺女子九十七人注謂不祠北岳所致此豈召災弭災之本耶五行志復書狼殺童兒九十七人一書而所紀矛盾如此

桓帝時屢遣中常侍祠老子于苦縣此便爲風角黃巾作俑

蔚宗比桓帝于幽厲太過桓帝信恃宦官太阿旁落周赧之流不至如厲之虐

洛下閎太初歷冬至日在牽牛初章帝時距太初百餘年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顓頊黃帝夏殷歷冬至日在建星建星斗也石氏星經亦然太初歷校之差五度章帝知其

疏分中郎將賈逵等攷之甘露中中丞耿壽昌造黃道銅儀永平中太史待詔張隆造四分歷亦復多失熹平中治歷郎梁國宗整上九道舊術令太子舍人馮恂增損之以考弦望差近猶後先後天十餘度　杜預謂劉子駿三統歷最為疏暑因為歷論咸甯中李修夏顯依論為術名乾度歷校四分歷為優并考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最疏也

蔚宗論歷黃帝造歷元年起辛卯顓頊用乙卯武帝太初歷歷元以丁丑王莽時劉歆三統麻以庚戌為上元章帝改太初歷用庚申為四分歷歷之興廢以疏密固不在元

光和中議郎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歷志云按何承天紀謂元和中穀城門候劉洪悟四分于天疎闊造乾象法又制疾徐歷以步月行于太初四分轉精密矣蔚宗不載其法又以劉洪爲郎中何耶

光武立四親廟曰皇考皇祖考皇曾祖考皇高祖考廟名正禮合明初爲德懿僖熙殤強立謚號非也

左氏多載梓愼裨竈諸人言論者謂失之誣天文志事事分配強加論綴晉書效之抑爲鄙矣

桓帝時童謠游平賣印自有平不辟賢豪及大姓賓客謁游平造爲詞謠耳豈是詩妖初平元年霸橋災後三年董

卓誅附會無義
劉今劉昭於厯律志則右蔡邕五行志野王龍死占魏文
代漢之誣大有識力
章帝元和元年八月晦日食史官不見他官見以聞當時
不聞有昏迷天象之罰此後安帝至靈帝日食者十五皆
史官不見郡國以聞習爲故然并不書史官不見矣獻帝
之時日食凡九并不書所食之次史官之失職久矣安得
不亡
郡國志吳郡海鹽縣注縣之故治順帝時陷爲湖今謂當
湖卽今之平湖乃古海鹽邑治也今海鹽邑治古之馬嘷

城也

郡國有鐵者必書想漢重鹽鐵之官耶然鹽茶物產皆不書獨書鐵何也

魚復在春秋爲魚人在周初爲庸國

漢官丞相九卿及外太守皆二千石東漢無丞相有三公與列卿牧守皆二千石及核其實三公月俸三百五十斛則歲祿二千一百石也中二千石月俸百八十斛則歲祿一千六十石也二千石月俸百二十斛則歲祿七百石也視前漢之祿以薄且既名二千石而減之至半又皆半錢半穀名實不相副

輿服制乘輿據文畫輈羽蓋華蚤據無音訓攷韻書與虡同字彙作虡注與虡同鐘磬栒虡也車飾爲栒橫之形耳華蚤不言何狀　又大行喪車駕六布施馬布施馬者白駱馬也黑藥灼其身爲虎文旣下梓宫馬斥賣此等馬誰當乘之　又車上輒皆有吉陽筩注亦不言何義

秦滅禮樂郊祀之服皆用袀玄東漢郊祀衣祭服百官不執事各服常冠袀玄以从獨斷袀紺繒也吳都賦袀皁服也

王莽作剛卯東漢輿服志諸王公以下皆刻玉佩之文有六十六字尙仍莽制耶

光武兄弟借新市平林下江諸盜以起兵其中並無奇士既破阜賜尋邑兵威已立並無一篇聲罪致討之文隗囂起兵討莽文却磊落可誦囂客方望勸無應更始召囂不聽投書辭去請訪異人于龍池之山豈非子房流亞耶囂遁歸天水望不復再至尤爲奇特高隴西豪俊十倍矣囂起兵以漢爲名盟誓不背漢漢已光復負固不下不自相戾耶蔚宗論囂能得士死若乘時際會足爲西伯不可以成敗論之瞧之不馴于斯可見

公孫稱帝西州志士刎死相繼人心不附可知積甲儲備思爭衡于天下乃造十層帛蘭舡以帛飾蘭檻何用耶多

刻天下牧守印章器小易盈非大畧之士范曄謂其寵屢
興異于泥首銜璧者流崇長僭亂躍冶不祥如此立言宜
其身滅族破
高密爲元功之首只是識度悠遠禮賢下士伐罪弔民有
良相之器披堅執銳用變出奇非其所長也寇恂文武兼
資知勇足備發策如蓍蔡無不中節經明行修可將可相
馮異有功不伐行師有紀善保功名寇鄧之流也朱祐爲
將尚儒術將兵多受降克定城邑不以首級爲功禁士卒
鹵畧有將相大度高密膠東之亞矣又建言人臣不宜封
王爵改諸王爲侯三公並去大名以法經典帝皆從之有

學有識眞足貴尚

吳漢傳論昔陳平智有餘以見疑周勃質樸忠而見信夫仁義不足以相懷則智者以有餘爲疑樸者以不足取信矣眞是妙論

曹參周勃樊噲諸傳筆簡而有法各爲一樣蔚宗岑彭賈復等傳平鋪直敘筆墨太繁無飛動之致視班生太弗如

蔚宗謂竇憲燕然之功過衛霍世無稱述之者以末路不終也其見甚謬衛霍功名雖盛靑能賢長揖之汲黯去病辭賜第不爲家有大臣之度不第知兵而已史遷猶以不敗天幸輕之憲非有雄才大畧因單于之弱邀功塞外以

贖死以太后之弟强兵猛將皆隸其幕俾而成功觀其奪沁水公主田園刺殺都鄉侯暢尚書僕射郅壽樂恢並以忤意自殺朝臣震懾此豈善居功名者哉身名俱喪宜也王艮傳論魯人美季文汲黯譏公孫事實未殊而口舌刖議將體之與利之異乎宣秉王艮行過乎儉然當世資其清人君高其節豈非以誠哉語曰同言而信則信在言前同令而行則誠在令外不其然乎蔚宗每取前人相形發論大有佳思惜比偶俳儷不若馬班雄健也

馮衍傳連綴二卷冗長無法此乃班固作俑也班固于楊雄司馬相如等傳綴集詞賦全文後益濫觴矣

王莽嵩政禁隔平帝外家申屠剛上書援霍氏爲戒可謂敢言又復說隗囂諫光武眞不愧乃祖家風

光武拜鮑昱爲司隸校尉使封故降檄復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否對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使司徒露布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也帝報曰吾令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爲司隸也帝眞得勸忠之法然于鮑永罷遣兵衆幅巾上謁奉使拜更始苟諫墓猶不平之非張湛之言永幾得罪伉直之難容如此永父宣子昱三世皆以忠直聞永有權畧父子皆不及之

汝南椽鄭敬與郅惲爲友恐惲以直罹害招之同隱弋陽

山中惲辭而出敬隱處蛾陂與同郡鄧敬折芰爲坐以荷
薦肉瓠瓢盛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讀之神往
郅惲伉直乃于郭后之廢東海王之危疑婉言曲諫卒全
父子夫婦兄弟之倫惲蓋能學問者子郅壽亦伉直敢言
竇憲陷之論徙自殺不愧乃父
蘇竟楊厚郎顗襄楷等皆援引圖讖考論占驗雖意在規
切然事同巫卜附之天文五行志中可也
廉范傳稱范世服其好義然倚竇憲以此爲譏范胥死不
懼以立名節在蜀數年坐法免官卒于家則其不附憲可
見其所謂依倚或以故交當時不諒云爾

司隷李暠以舊隙濫考蘇謙致死僇尸修怨謙子不韋藏毋山中變名募客暠爲大司農左校芻廥在寺北垣下不韋與從兄弟潛入廥中夜則鑿地晝則逃伏經月達暠寢室床下値暠在廁殺其妾與小兒留書而去暠大驚布棘于室以板籍地一夕九徙出必壯士自衛不韋知暠有備乃馳魏郡掘其父阜冢斷頭祭父墓又標於市曰李君遷父頭暠匿不敢奏退歸里私掩冢捕不韋不得嘔血死不韋遇赦還家乃始改葬行喪士大夫多譏不韋賊枯骨不合古義惟任城何休方之伍員郭林宗著論以爲賢于伍員人始重之郭有道持論多恕以不韋賢于伍員恐亦未

然伍員僇君尸以報父兄之怨似屬不經然平王實殺奢尚其怨似若有歸爲父皐已先物故非殺父之人濫及枯骨不又甚乎林宗不權輿情實而崇獎輕俠其論似乎失中不韋竟爲段熲所殺滅其門太尉功名甚盛所殺名賢甚多亦死陽球之手有天道焉

赤眉賊號也光武遺將有赤眉將軍何也

朱浮諫光武久吏治貴寬大三疏皆切時弊然明于諫主闇于自反激變彭寵陵轢同列卒以單詞賜死豈非陰刻所致乎

鄧太后貪立孩抱捨王子勝而立殤帝以勝爲平原王及

殤帝崩太后以前郤捨平原立安帝司空周章謀誅隲立平原廢太后及帝事敗自殺蔚宗深論其非乃身謀亂逆被誅何也

梁冀兇禍皆責備于梁商探本之論也

鄭興上書光武謂頓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下迫促故行疾也此以諷諫則可若謂日食宜在朔而反在晦爲月行之疾此乃大謬蓋歷法之差耳宜改正歷法

賈逵鄭元一代儒宗左氏之學幾立幾廢逵援圖讖以爭乃勝之左氏及尚書穀梁毛詩之行皆逵之功然以詭遇

獲行蔚宗之譏可謂卓見

張楷儒者乃好道術作五里霧爲賊引幾殺身孔子所謂攻乎異端非耶

司徒張遇征涼州賊張元被褐帶索要說遇遇請因韋公中貴八祖餞卽平樂觀執奄八誅之還兵都亭以次剪除中官賊當不戰耐解遇不能用逃去隱魯陽山中元可謂奇士矣

栗山按元言斷不可用徒生厲階耳

丁鴻陽狂不襲爵封思以讓弟友鮑恢責之感悟涕泣就國蔚宗比之伯夷叔齊無心有讓名斯爲德爲仁鄧彪劉愷

讓弟取義使弟受非服而已厚其名于義不已薄乎丁鴻悟而從義其異數子徇名者其論達微　鴻于白虎觀與樓望成封桓郁賈逵等論五經同異鴻論難最明諸儒稱之

班固典引譏封禪靡而不典美新典而不實夫楊雄美新諛莽贊頌篡逆乃猶引之爲比文人無識如此宜乎嗣宗作九錫文昭明載之文選也

漢官儀尚書郎伯使二人女侍使二人皆選端正者伯使從至止車門還女侍史潔被服執香爐燒熏從入臺中給使護衣服郎官乃有女使从入臺可謂曠典

粟山按此王道本人情也三代下覯之者罕矣

朱穆奏記梁冀有丁亥之歲龍戰之會明年黃龍二見沛國冀無學術謂龍戰之言應遂悉用其言舉爲侍御史形容權貴不通文義刻劃如書

宋穆父卒穆與諸儒考依古義謚曰貞宣先生乃穆卒蔡邕與門人共述體行謚曰文忠先生漢室私謚始此荀爽非之張璠論曰謚者上之所贈非下之所造顏閔至德不聞有謚朱蔡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私議之

粟山按荀爽非之甚是

張禹傳民懷喜悅怨德美好莫不自歸焉怨德美好不成

句

班定遠立功西域七十上書祈歸班昭復爲上書始得召還八月朝見九月物故可爲歎息子勇威畧亞父眞東漢英傑也

河南吳雄家貧葬母擇人所不封土喪事趣辦不問時日術者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子欣孫恭三世爲廷尉下邳趙興亦不䘏忌諱移穿改築故犯妖禁而爵祿豐豐子峻孫安世三世貴盛汝南陳伯敬矩步端坐叱狗馬終不言死行路聞凶便留止還犯歸忌寄宿鄉亭年老寖滯不過孝廉坐壻亡吏太守殺之可謂千古鑑戒

潛夫論艱深與澀不若仲長統昌言之明暢統欲復肉刑井田斛收一斛以富貴此爲操貧弭亂之權九非先王什一之制也肉刑不可用久矣姦僞之民卽大辟多犯之況肉刑之輕者乎徒害無辜誤加良善已廢者不可復續酷吏所利非良民之福也王莽行井田而亂統豈不聞耶若謂商賈豪富之踰制不若重逐末之賦嚴踰制之罰躬儉僕以先之稍限田以制之自足絕兼并而懲僭汰疏民困而足國用何必復不可行之法乎

僑元屈姜岐爲功曹令督郵逼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是何言與太尉一時之杰乃悖戾若此與蔚宗論大隹引

曹操祭太尉文爲紆波瀾亦妙

馬融傳獨無贊疑有脫誤監本亦然

荀爽陳實論其辭隱約旨趣深永然私臆揣之荀氏有文若陳氏有長文爲魏佐命子弟居盛位結交豪俊善爲父叔揚美深論是以多原心之論終不若叔度子龍康成林宗輩超然不滓也

張平子于漢書王莽傳欲削其紀年止載僭逆紀年附于元后傳正論可垂至謂更始之立人無異議光武曾爲之將宜立更始紀于光武之前此乃好奇之過更始之立因新市平林諸盜憚伯升威名貪于立懦何曾人無異議耶

及伯升被害蕭王見徵非耿弇馮異諸人光武一委兵權束手就徵終爲伯升之續漢之爲漢未可知也故夫更始旣非功之首幾爲罪之魁其去盆子子輿幾何欲冠東漢之首可乎若以光武曾爲之將則高帝曾北面義帝將列義帝于漢書首乎

張衡蔡邕才器博識相同衡尤卓見力闢讖緯足破建武以來誣妄又浮沈史官積歲不遷不以介意中官見忌詭對而出以免禍其相河間嚴整見禮乞骸骨考終汙君之朝可謂智已伯喈畏卓而曳裾因卓而見僇明哲無聞博物何益王允濫刑妄殺良史宜其凶終矣　伯喈之悼董

卓與欒布之哭彭越有異乎曰不同彭越非有反狀也見猜于雄主鷙后耳布聲義訟冤以折明主身名俱泰非不幸也卓淫惡滔天弑君廢主汙辱宮帷莽操所不忍爲允以義兵之社稷之福也伯喈忘君父之大仇懷徵辟之小惠名之曰佞無乃非誣收而戮之可也僇之過矣

李固杜喬傳激揚隱約忠臣心事委曲如見慷慨有情范滂傳論悲壯感慨可泣鬼神予伏其義而毋勸其死壯矣哉子曰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激昂三反三復不厭

孔文舉高才正氣見忌曹操然其疎放已類晉人觀其禁酒之書矩已之諫虎賁之歔已是俳調放達無大臣之度

緘處路粹得引譌浪之言附會成罪禍及子女不已酷乎

粟山按文舉究係漢室忠臣不得以疎放疵之

吳祐拘孝子妻至獄使有子而後行刑仁人之心哉讀之使人流涕

荀文若爲操謀臣摧二袁滅呂布却劉表操之伯業彧實成之知操不臣將有簒弑廢置之事自以家世忠義恐爲士所刺譏小示同異操弑伏后彧不即言佯云已言獻納女爲后之謀豈漢忠臣乎操奸雄之尤知彧之計出其右積不能容彧引決以自全宗族豈忠于漢而悖于操者哉特其薦引諸人布列魏室感恩懷德曲爲之原蔚宗云迹

疑心一謬哉與孔融同傳不暝泉下矣

皇甫嵩傳嵩少有文武志介介字恐是畧字之訛畧誤爲畀界又誤爲介耳　漢陽令閻忠說嵩因平黃巾兵力掃除宦官因以代漢此袁紹所以說何進蒯通所以說韓信也草莽之內智者所見畧同嵩守經不移屈身就徵以投虎口與朱儁皆可稱純臣

漢末羣雄三分之外袁紹袁術呂布公孫瓚劉表劉焉當以袁紹爲最土地甲兵之强人才之衆次則劉表劉焉楚蜀亦多才俊紹驕而自矜表闇而自守焉治世文吏皆無遠圖卒以破滅袁術之粗率布瓚之暴猛不能用人亦不

能用于人止足殺身耳

劉寵盛德乃二子皆庸劣借戰死小寇餘委棄方州見輕豪傑宜矣

尹敏知讖圖非聖人所作乃增益其文曰君無口爲漢輔光武知其詐而不誅蓋徒取通博耳其人之鄙有玷儒林

歐陽歙世傳伏生尚書位至司徒坐汝南贓罪千餘萬下獄死所學何事耶

劉昆盛德長者以反風滅火虎子渡河爲偶然可謂不伐矣教授弟子木瓠爲俎桑蒿爲弓矢行射禮于野有司聚觀爲莽所收禮失求諸野古亦有之行于亂世焉能無罪

恐亦當坐不學無術之病也

獨行傳雷義爲守灌謁者注漢官儀謁者三十五人以郎中秩滿稱給事未滿歲稱灌謁者胡廣云園陵謁者灌桓從遂稱焉馬融云灌者習也應奉謂灌嬰爲大謁者後人掌之以姓灌章諸家之訓皆牽强據漢官儀謁者乃給事之初試者給事掌唾壺樽俎隨御之物則謁者之職同之灌乃洒掃之義必主灌器以洒滌故名

范丹清矯慕梁伯鸞閔仲叔而鄙賈偉節郭林宗林宗爲一時風流獨慕丹獨非之可謂特立不倚

向栩好讀老子被髮著絳綃頭不好語言喜長笑名弟子

為顏淵子貢季路冉有或入市乞匄或邀乞兒共宿此乃
異端妄人何以舉賢良方正張角之亂栩謂不須遣將但
詣河上北面誦孝經賊自消滅死于北寺獄宜哉
劉栩聞關上計沿路收給士大夫死喪者車馬衣資俱盡
乃餓死可謂好名之過

栗山按以死易名即此一念已為古今所難

方術傳有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注云武王有須臾一
卷言陰陽吉凶之成也風后有孤虛二十卷孤謂六甲孤
辰如甲子旬中戌亥無干是孤對孤為虛也須臾義今多
不知之

揚由傳有風吹削脯哺哺音孚廢反注古文借爲胏字削札也風角書庶人之風揚塵轉削然則削哺是一物是二物耶據注兩字各一義然則風吹削哺何義耶意是割截豬胏風吹颺去也由占以爲當有獻木實者頃之五官椽獻橘

樊英楊厚論大有意以爲無用之用雖處士或盜虛聲而朝廷不可廢禮賢之典其以激揚風俗扶植人心不爲無補若厭薄虛名而取刻深刑名之士未有不敗者大有卓見

冷壽光魯女生唐虞皆與華佗同時壽光屈頸鷮息華陀

五禽之戲其義同也即今導引術耳

文姬嫁爲節偷生不宜入列女傳內宜附伯喈傳末一則見伯喈至行而失身于卓文姬多才而失身于胡兩兩相形是一篇絕妙可悲可感文字

蔚宗謂循吏以下及六夷傳序論筆勢放縱不愧過秦論今觀序論往往有意黨人序最佳而亦近于俳逸民傳序亦佳東夷傳論大有見其餘僅鋪綴未見奇出

三國志

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人少師譙周父喪使婢丸藥客見以爲譏坐是沉滯張華愛其才除著作佐郎撰三國志六十五篇時人稱其善敘事有良史才夏侯湛時撰魏書見之便焚已書或曰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壽謂其子可覓千斛米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竟不爲立傳壽父爲馬謖參軍亮誅謖壽父亦坐髡諸葛瞻嘗輕壽壽爲亮傳謂亮將畧非所長無應敵之才瞻惟工書名過其實議者以此少之

三國史惟蜀爲畧壽歸咎亮不設史官按壽本傳爲觀閣

令史觀閣之官即史官也無史官何以爲有觀閣令史

粟山按妙論可謂以矛陷盾

吳嘗稱臣於魏亮每斥操爲漢賊魏人是以深抑蜀吳中士大夫多臣於魏者故吳爲稍詳蜀相諸葛蔣琬費禕董允子弟皆無在顯列者蜀事缺如宜矣

讀史漢心開目明讀三國志開卷使人憤悶欲絶史遷於漢事直書無隱班生稍隱約然褒貶不爽至於魏志全是粉飾以譽奸雄

曹操家世不詳所出吳人傳之謂夏侯氏子裴松之注謂魏武於夏侯惇爲從父然惇子楙尚清河公主則所云出

自夏侯亦妄言之耳壽云未審所出爲正

裴松之楊花異同攷折虛實可謂承祚之忠臣三志之巨明

桓帝時黃星現楚宋之分遼東殷馗言五十歲後當有眞人起梁沛其鋒不可當至是操大破紹遂無堅敵

田疇導魏武出盧龍經白檀柳城大破虜於白狼山斬蹋頓及名王以下降者二十萬口時大寒且旱軍之食斷水殺馬數千爲糧鑿地三十丈始得水兵亦危矣操厚賞前之諫征遼者可謂老謀長算

操自魏公十郡九錫之封赤紱遠遊冠儼然帝制又明年

進爵爲王矣又明年命設天子旌旗出入警蹕矣又命冕十有二旒矣乘金根車駕六馬設五時副車矣篡形已成猶復襲六經之文陳三讓之悃觀其爲詞宣王命山甫臯益讓朱虎不是過也借六藝文奸言君子所以痛根新莽之作僞也曹操一代奸雄亦何須此此不過在廷諸臣爭先逢長又從爲之詞要豈能掩萬世之耳目哉

伏后之弒古今未有壽之書法強綴無義一則云伏后與父書再則云辭甚醜惡三則云發聞四則云后廢黜死君父也后母也母豈有罪之可坐一可異也明操之惡憂帝之危有何醜惡二可異也不曰事泄而曰發聞誰發之誰

聞之三可異也身實弒之而曰廢黜君黜后可也臣豈可
黜后邪四可異也
魏武奇才不世出然無帝王之度者以事事皆用機變也
其語袁紹吾用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不可者操豈有
道者耶欺人之言耳唐太宗謂一將之智有餘萬乘之才
不足許子將謂亂世之奸雄誠哉篤論矣
文帝紀大將軍夏侯惇薨王素服幸鄴城東門發喪孫盛
曰在禮天子哭同姓于宗廟之外哭于城門失其所也是
時漢獻在御遽責曹丕以天子之禮不亦悖乎
曹丕升壇受禪而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彼且謂重華文

命皆以經營得之也且既襲虞夏之迹名受漢帝之禪乃封帝為山陽公在昔舜禹受終豈嘗削其帝號退就諸侯之國哉

粟山按三代以下王莽巳居攝學周公魏丕以禪讓學舜禹借經訓以文篡奪之迹讀之曷深浩歎

兩漢詔誥皆出諸帝親裁簡易愷切朗如日月子桓諸詔膚襲典謨色取行違令人憤懣

粟山案兩漢詔誥忠厚質樸有三代遺意魏以後鮮及者

魏明時有司奏武皇撥亂反正為魏太祖文皇應天受命為魏高祖帝制作興治為魏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

餘四廟親盡迭毀明帝於魏顧命非人使典午得以乘之眞亡國之始基也惡得為不毀之祖自古未有及身自尊稱祖配天者有司貢諛庸主報可不顧見嗤末世賈誼於文帝時而曰顧成之廟稱為太宗在誼導主於善忠讜無諱魏臣便欲勒為典制厚顏何甚

魏明詔方邱配以舜妃伊氏地郊配以武宣后乃是效王莽以呂氏配郊壇也詩書所載甚明不此之效而亂賊是宗蓋曹氏事事效莽也

齊王芳時西城廡火浣布詔大將軍太尉臨試以示百官尙書云不寶遠物此何足貴而試之朝堂邪魏文典論辨

火浣之必無刋石太學與石經並垂西域布至于是刋滅天下笑之

魚魚現於武庫屋上此或水鳥所銜入間往往有之何足紀

帝紀止載大綱陳壽猥屑必書如毋邱儉之表劉整鄭像之詞靡不具載汙帝紀矣此當詳於本傳或附見于他傳始爲得宜

魏自文帝以後靑龍黃龍屢見井中原非佳兆高貴鄉公作潛龍詩以自諷司馬昭見而惡之

高貴鄉公髦博學善談論乃是書生耳不知權畧死成濟

之歹哀哉公謂少康優於漢高其志可嘉少康遁迹民間智深勇沉始能克滅諸賊祚夏配天公何倉猝乎

栗山秦公亦是魯昭一流人物然頗有英氣

成濟之弒直書高貴鄉公卒弒逆大惡也即爲晉曲諱亦當微文存實何抹摋乃爾耶然則皇太后詔大將軍奏歸罪成濟坐以大逆何説邪且天子而曰卒無其例晉臣何佞也

甄后母毀明帝爲之服緦記曰朞之喪達乎大夫況異姓之緦乎魏旣以帝制自居行此非禮何也

董卓召袁紹議廢立諸傳皆謂紹拒卓議而出奔陳壽獨

謂詭對而出松之之注尤明壽於此大有斟酌卓遣埶金吾胡母班齎詔喻紹紹乃囚詔使其悖如此巳卜其無成矣

田豐沮授北方豪傑所佐非人謀皆不用一死紹手一爲紹死死有輕於鴻毛者此類是也

烏丸觸驪率諸郡背袁向曹殺白馬爲盟別駕韓珩慷慨不敵一坐失色觸曰夫立大義事之濟否不在一人可卒珩志以厲事君蠻貊之人尚知重義士可慨也

術紹自相攻便是譚尚相爭之作俑袁氏世德而昌術紹皆懷奸好亂心不在漢天奪其魄使骨肉相夷以滅也

栗山披袁氏四世三公皆有名譽至術紹而滅其族貽笑千古懷奸之報吁可畏哉

陳壽謂袁紹殺田豐甚於項羽背亞父喪其王業夫以項羽之暗啞雖用亞父不足有天下紹漢臣也其興義兵以匡漢爲名乃兄弟不仁天下忠義孰肯歸心陳壽遽假以王業悖矣壽爲魏晉文過引袁以分其責耳　臧洪傳全載其書無乃太繁　公孫度子曰康父子名若兄弟古人不拘如此公孫病陰消爲閹人亦異疾矣

黑山賊張燕靈帝時拜平難中郎將魏時率衆詣鄴封安國亭侯傳及三世作賊而侯且世及自古已有之

張魯守陽平夏侯惇許褚引軍還誤入賊營賊便退散曹公已走追而還之幸而獲定漢賊得天幸如此志云攻克文之也

荀彧荀攸與賈詡同傳原非失倫荀勗謂魏文用賈詡作三公孫權笑之裴松之以荀賈同評譏壽失倫荀氏奕世公卿子孫及門生故吏布列晉魏曲說以文荀氏賈詡姑滅跡遠後葉無聞是以輕之揆事度策荀賈何分輔翼纂代有何人品乃故爲軒輊以爲荀宜台司賈媿公輔非至公也陳壽之評諒矣

黃巾亂管寧邴原王烈避地遼東諸賢講論經籍歸者成

市惟烈混於商賈其識尤高寧原猶未韜迹徵辟踵至根
矩脂韋魏空有媿皁帽多矣
華歆與邴管齊名作魏佐命以兵收伏后助人弒逆名士
固如此邪傳中多述其名德大節巳虧矣夫何足取　王
朗文士既不知兵與孫策戰可謂不智兵敗奔逃又復詣
策為所詰責靦顏不恥名士之風掃地矣
魏武篡弒之謀實開於董昭
張楚為隴西太守以恩德為治諸葛亮出隴右楚據守全
城以功封侯魏文特引召見楚不學問贊謁失儀魏文笑
而勞勉楚好遨遊歌者琵琶箏簫擕蒱投壺出必自隨如

此等人治民有恩臨危能濟雖不學好遊何損
魏武圍鄴李孚爲袁尚自平原傳信達鄴直將三騎斫問
事杖三十枚繫馬邊著平上幘稱都督歷北圍循表而東
而南步步呵責隨輕重决罰遂歷魏武營前徑南過西折
當章門復收縛圍者開圍馳城下縋而入城上喜譟稱萬
歲太祖聞之笑曰此非徒入也方且復得出孚謂審配城
中穀少不如驅出老弱以省穀夜簡別數千人持白幡三
門並出降人人持火孚將所從着降人服隨出守圍者聞城
中悉降火光照曜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遂從西北角突
圍去太祖聞孚已出抵掌笑曰果如吾言孚肥識過人惜

不大用
楊沛歷守宰無餘財占夕陽亭荒田二頃起瓜牛廬居止妻子凍餒沛病亡無親故吏民爲之殯葬讀此令人嘆息
阮籍人以爲曠達魏文獨以爲至愼每與言止及玄遠未嘗評時事論人物魏文可謂元識
呂虔爲襄陽校尉部民炅毋作亂虔誘執殺之攷字書炅音景烱氣也又音桂乃姓也名姓俱奇他書毋多誤作毋非也
劉邵傳建安中太史上言正旦當日食或謂宜廢朝會邵謂荀彧聖人垂制不爲變豫廢朝禮倘推術或謬奈何或

勅朝會如故日亦不蝕松之註晉永和中元旦日食王彪之遺書殷浩謂劉劭所論之非荀彧從之之失宜依建元中故事却元會浩從之貽以爲邵言未嘗非史官推步積漸既差豈可預廢元會乎若太史得人考驗勿爽罷朝宜也若事在疑信則元旦之禮捄日之儀是宜並陳日食在朝會之前並朝會能之食在朝會之後畢朝會而罷燕享脩捄日之儀可也姑日不食行禮如常嚴太史之罰劭之論原爲太史失職而言非謂日食可不廢會也王彪之遺浩書以日食爲合朔夫日與月會而成朔合朔非卽日食也晉人竟名日食爲合朔不明天象甚矣

關侯圍樊孫權襲之退走諸將欲追之趙儼謂權非求效者不若存羽以為權害王必以此為深慮仁乃解嚴魏武聞羽走果勅諸將勿追之智者所見固同耳

或問盧欽徐邈當武帝時人以為通自涼州還京人以為介何也欽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責清素之士皆變易車馬為名高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為通今靡奢相效徐公雅尚自若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可謂妙論

管輅聰悟絕世不可以言傳不可以學得惜作傳者文筆不遒語多近俳注中所引尤為俳劣讀之滋悶

東胡傳景初二年封親魏倭王賜絳地交龍錦五疋絳地

緆乃厚繒緆□罽十張松之注地應作綈傳寫之誤按書綈乃厚繒卽今之綾所稱實地綾機是也自魏以後稱地久矣如露地光明錦裁爲頁販褲之類非一不必盡典其云地乃錦之無文處如山川之有平地方言乃爾非綈字之訛也若以爲誤則絳地緆粟罽毛褐之類亦可云綈邪錦之名地亦猶被之名池意各有寓

東夷傳末附紀臨兒國在天竺城中國王生浮屠浮屠太子也今所稱悉達是也　車離國在天竺國東南人民男女皆長一丈八尺乘象槖佗以戰豈長狄之種耶

三國不稱昭烈爲漢別稱爲蜀所以尊魏以及晉也自古

紀載僭王僞國者不沒其國號別改地名春秋之書吳楚江黃尙書之紀微盧彭濮南北史之紀北朝十六國春秋之紀五胡皆因其稱而別之昭烈漢室之裔陳壽父母之邦獨削其名稱目爲巴蜀豈足傳信來世饜服後葉乎

粟山寨卽此一端可見陳壽喪心病狂矣史才雖佳何

補人品

先生自陽平南度定軍山夏侯淵來爭其地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斬淵郃趙顒等按此戰淵被殺郃收其軍退此云并斬郃誤矣

章武元年立宗廟祫祭高皇帝以下松之注出自孝景世

數難明不知以何帝爲元祖以立親廟恨哉紀之缺按本紀已言祖雄父弘世佐州郡雄舉孝廉官至范令雄已爲士大夫豈有不知其高曾者耶壽蜀人也尒史已登仕版豈有不知其君所立親廟始於何帝邪且魏未嘗無史官操之自出止及曹騰而莫知自出獨罪蜀之無史何也

魏吳二國屢書祥瑞黃龍青龍麒麟白虎不一而足鼎分瓦裂何瑞之多乎惟先主終亮之世無祥瑞之紀惟亮既沒史官言景星見改元景曜君子以是知亮之秉國官無虛諛君臣協德不貴符瑞卓然絕識

先主顛沛中而魏武云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耳可謂真

限先主嘗負失箸也知操忌之已深
先主糺權進妹固好先主至京見權是時權都武昌先主
與會當云至武昌可也何得直名爲京此固吳志舊文之
誤矣
陳壽謂先主機智權畧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狹夫魏武
譬弈棋已得先着令人無可下手區區巴蜀成鼎足之勢
亦可謂難矣焉得狹之哉
後主紀詳亡國時之醜與櫬降書亦全載之壽乃不爲桑
梓稍諱邪
孔明一生功烈定於隆中數言其心事見於出師二表至

其識力學問備於正議一書拒華歆王朗陳群削號稱藩之議揭日月而行陳壽削之爲魏諱也

諸葛算無遺策一失於崇任雲長以進討知其護前而不慮後無謀臣良將爲之犄角致亡荆州再失於用馬謖爲先鋒喪師街亭挫恢復之大計人謀之不盡邪抑天意也

蜀志紀事太畧紀文太繁如法孝直之上書劉璋許文休之遺箋孟德徒費紙筆耳

費禕蔣琬董允皆治世之良材非危邦之上佐魏延猛烈剛果壽亭之亞武侯既没必不能爲姜維王平下負其材器長驅不顧必有臨沮秭歸之失速蜀之亡耳延被誅而

蜀稍延天也

宗預字德豔何義也此可以爲婦人稱耳

裴松之謂張昭勸權迎操爲正夫操乃漢賊名爲仗順心不在王室若吳蜀既賓天下一統曹氏之篡不在黃初之歲矣鼎足之謀各爲其主周瑜魯肅自是江東英雄

魯肅謂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惟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變大畧與武侯同意然其所謂鼎足者已審與巴蜀爲三即先主方狼狽失次豈逆知其奄有巴蜀耶將亦吳人之附會也

粟山按肅所論與武侯隆中之對意見相同自是英雄

巨眼不必擬也

太史慈徇義解紛有烈丈夫之風遠棄父母之邦依栖江南非其志也孟德遺以當歸而不之荅曹氏非漢純臣不能爲之下孫策慷慨可與有功爲之宣力觀其臨殁而嘆丈夫帶七尺劒不能升天子之堦稍立功業今何以死乎然則子義心存王室亦未嘗自謂孫氏之私臣也

吳陸績臨卒自題曰有漢志士吳郡陸績鬱林淸操人所共知而不知績不忘於漢如靖節之自系於晉孔明之外一人而已

粟山按靖節不仕於宋績則仕吳矣惜哉

周魴誘曹休乜（亡）晟（晟）𣥦（此）載無乃太冗
吳以軍旅多故立厲禁以斷奔喪士大夫數有犯者定爲
大辟由是乃止爾時士風猶厚今何須厲禁重辟營營奪
情靦顏就列錦稻不疑矣
陳壽謂蜀無史官故獨見晷安樂闇劣亡國之狀亦稀吳
多史臣矣孫晧之暴衆惡皆歸史豈皆實錄耶

晉書

晉書七十卷唐太宗御撰作史大事非綜核古今博採同異不能成書身爲天子欲與儒生爭工拙見獵生喜無帝王大度矣

晉書駢麗淫佚以視兩漢三國何啻奴隸

粟山案史有駢儷自此始

范曄後漢書陳壽三國志一則失之繁一則失之畧然去史漢未遠猶稱良史晉書直以唐文之駢者作史斷千古史體之壞實作俑於晉書

晉書事寡於兩漢文繁過之刪蕪練要可省其文十之四

晉之分崩離析不減春秋戰國戰爭與替錯亂無綱令覽者目眩尋者縣勢此時作史者須邱明之雄子長之儁晉爲之綱羣雄爲之緯然後條分縷析指掌可臚也晉書多載閒文散語既無雄偉之勢復寡飛動之姿讀之覺形神蕭索

宣帝紀既稱仲達爲帝復稱魏主爲天子一國二主酷無鑒裁宜稱魏帝或魏某帝以別之

宣帝行諸葛亮歎天下奇才料其必死宜急追之乃經日始行復令二千人著軟材木屐前行蒺藜悉著木屐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始知亮死何懦邪仲達知亮兵行之

堅必有斷後退必無功而不追無以解敵人之誚故遲遲其行以弭衆口耳

公孫淵稱公孫文懿劉淵稱元海石虎稱季龍皆舉其字淵虎皆唐諱也

遼東既克立標以別新舊殺男子十五以上七千八僞公卿以下二千餘人何其酷邪

仲達以久疾不任朝請魏主每親幸第以諮決焉又預爲終制作顧命三篇不臣之形逡巡已著狼顧之相自非純臣耳

宣帝紀後論贊刻畫入微惜文俳而繁冠以制曰大屬不

經制者以施於臣下加於前代義例安在紀曰臨文不諱又曰爲尊者諱爲親者諱臣子之於君父不忍斥言其名故云諱若使晉臣作史稱諱可也以唐天子而作晉史直云名某可也史漢有其例矣何乃過爲卑諂若曰諱邪

粟山按當是誤承晉史舊文而未加刋正耳

古惟伊尹告太甲曰伊訓自茲以降未有臣下上書爲訓者景王紀於高貴鄉公之奏屢稱爲訓可謂取義不倫晉臣自夸其主之詞也太宗何乃因之不改

文王紀高貴鄉公奏及太后令皆簡劭於陳壽

晉武居喪既葬除服深衣練冠降服徹膳哀毀如喪有司奏進改服進膳不許禮終而服吉太后之喪亦如之可爲百世帝王法始罷吳魏奔喪之禁士卒非在疊場皆得奔赴可謂能錫類矣

虜壬戌癸軻來降壬戌癸軻對戊己校尉

晉武論深切著明惜文太多耳全一人者德之輕拯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忍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眞名言也

惠帝紀賈后殺太后於金墉城殺應作弒

史臣贊拖沓不成章亦無義例

晉室之壞因於守成非人諸王弄兵削弱帝室戎狄以之

生必撲滅不早遂成亂階懷愍雖無失德皆乏雄材苟使
輔弼得人亦可驅策群力在帝左右無一英豪二胡之來
如振槁不亦悲哉
王浚屢破賊苟晞亦梟果可用二人皆非純臣然亦賊所
畏忌有功於晉皆死石勒手二帝之辱宜矣
干寶之論彷彿過秦於諸論爲傑出後段故實太多似不
成章末簡忽接以贊疑有缺文否則禿不能篇矣
散騎常侍朱嵩尙書郎顧球卒元帝將爲舉哀有司奏非
例帝遂舉哀此瑯琊之所以能得士
明帝單騎微行窺王敦營可謂白龍魚服非萬乘之略也

遺詔托輔內外諸臣無慚末命

穆帝時峻陽太陽二陵崩明年峻平崇陽二陵崩將天意

邪抑人工之不脩也古不脩墓於傳有之晉之臣子有慙

德矣

謝安謂簡文惠帝之流責備太過康樂比之赧獻可謂不

遜

諸王太子宜在皇后列傳之後不宜與諸傳錯綜自漢書

以下其舛相承無人釐正其體殊爲未善

天官書史漢之論詳矣但紀本朝可也似不必汎論古今

以費卷帙然史漢天官天文諸書文雖瑰奇未見精妙晉

書渾天諸論洞元極微

天文變異上及漢季蜀吳所以續范曄陳壽之缺

地理志自虞夏以及秦漢泛濫踰數千言何其辭費視班

范尤爲濫矣

漢靈帝時會稽劉洪謂四分疎濶以斗分太多故也更爲

乾象歷鄭元受其法魏黃初中高堂隆更有改革太史丞

韓翊以乾象減分太過後當先天造黃初歷小益斗分

太史令許芝之課劉洪月行術四十餘年後天一辰東萊徐

岳又於乾象歷小加消息　劉蜀仍用四分歷吳中書令

闞澤受乾象法於徐岳又加解注　晉武泰始中因魏景

初歷改名泰始歷以楊偉推五星尤疎闊元帝渡江仍用乾象法

武帝時平侍中平原劉智以斗歷改憲名正歷當陽侯杜預注春秋長歷說述劉子駿之疎咸寧中善筭者李脩卜顯依論爲乾度歷驗之殊勝泰始歷　今攷古今十歷以驗春秋知三統之最疎也黃帝歷顓頊歷夏歷殷歷周曆三統歷乾象歷泰始歷乾度歷今長歷穆帝時著作郎王朔之造通歷　後秦姚興當孝武太元時天水姜岌造三紀甲子元歷　按漢代已三改歷魏因乾象作景初歷晉之泰始因之渡江以後仍用乾象歷云

摯虞郊祀議漢魏故事明堂祀五帝新禮以五帝卽上帝除五帝惟祀上帝按仲尼稱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周禮祀天旅上帝祀地旅四望四望非地則上帝非天斷可識矣郊丘之事掃地而祭繭栗陶匏事反其始故配以遠祖明堂之祭備物成列禮同人理故配以近考郊堂異體質文殊趣上古生爲明王沒配五行故太昊神農少昊顓頊黃帝此五帝者配天之神同兆四郊報之明堂祀天大裘而冕五帝亦如之前代相因莫之或廢晉初異議惟祀天神宜明堂郊祀五帝如舊議此議簡易明白萬世郊祀之準也

禮志異同頗有精義惜斷續零星不能包舉視史漢之整齊雄闊不如矣

君臣之制晉最近古大臣宗戚之喪朝會徹樂有三代遺意故於五胡之亂士類相從渡江復支百年也

王昌陳洗妻喪紛如聚訟干寶張華荀勗之論爲正王銓期之議尤確

前漢阿子團扇懊儂諸歌皆無關於朝會燕享何須列樂志

惠帝時武庫火張華疑有亂先固守而後救火是以累代寶器皆盡張華可謂有大臣之守

惠帝納后將入宮衣中忽有火衆咸怪之后屢被廢辱人謂孽火之徵按吾邑張黃門靖之雜記亦見衣中有火星星而墜黃門謂衣乃綾繒之屬瑩之以油積油生火不足爲怪晉時武庫火亦必積油所生羊后衣中之火當必類此然適當入宮之時見此宜非吉徵

烏杖柱掖稍施鐓住則植之以爲元帝建都江表之兆何其誣也

惠帝時人始結髮既成以繒急束其環名曰纈子紒永嘉時婦人束髮彌緩其紒之堅不能自立髮被於額目出而已按紒音既與結同俗作髻字書又作髻假髻也卽今婦

人之髻于晉時大夫亦束之觀圖畫古人可見

晉人屐齒皆達楄上名曰露卯太元中忽不徹名曰陰卯議者謂卯謀也必有陰謀之禍

吳孫休許烏程人病困而差能以嚮言言於此而聞于彼聲之所往遠至數十里聽之其所不覺其聲之大也自遠聽之如與對語不覺其聲之自遠至也其人亦不知所以然鄰人有責息于外歷年不還乃假之使爲責讓懼以禍福負物者以爲鬼神也急以畀之此乃齊諧志怪之類何足紀耶

愍帝時新蔡吏任僑妻產二女心腹相合胷上臍下始分

內史呂會上言連理同穎草木猶以爲瑞今二人同心蓋
四海一心之瑞也時人哂之朝中有如此佞人以妖爲瑞
大臣不奏誅之烏得不亡

司馬孚於晉受禪欷歔流涕于廢自題有魏貞士河內司
馬孚何其與兄志趣各歧耶

王浚兵威既立漸次不臣爲石勒所賣而死掩其大惡否
則稱尊自立必登叛亂之條其死不可謂非幸也石勒殺
王衍王浚千古快事非石勒有不能爲

劉寔崇讓論其意則美其文褦襶覔疲不須全載

王渾攘功紛紜傳中微一點綴末云渾所在著稱及登台

輔聲望日減其辭不盡當以平子輩一時虛名晉人多爲之諱太宗止因晉史舊文耳

劉頌論疏皆切時弊文則弱甚

晉代實無人物開國之初羊祜杜預山濤等始爲經濟之才張華裴頠樂廣名重一時不能保身焉能安國王戎王衍首唱風流阮氏世負曠達嵇康乃以殺身晉之不競諸賢罪也

謝鯤爲謝氏風流之首能匡諫王敦而不懼庶有足稱

阮籍嵇康等傳史臣總爲之論元言妙理綺合而出其體稍俳其詞太費非史筆耳

江統徙戎論孫綽諫遷都是晉治亂所關不可以文字譏

中堅積弩征虜揚威鎮軍等皆將軍名號也趙王倫傳秀

發兵拒戰義師諸將皆去將軍名號止書中堅積弩等恐

不成文以後皆然此非體也

西漢八王趙倫篡弒河間不臣皆爲罪魁東海成都以義

始以亂終功罪不足以相準惟長沙有功無罪横被誅夷

深足惜也

解系解結繆播繆允皆以忠義歿身乃與皇甫重張方李

含索綝兇狡叛逆同傳雖事存勸戒而擬非其倫

苟晞智計雄桀一世之豪屢奉密詔致討强藩乃足巳自

矜爲石勒所執不能慷慨效死受署司馬月餘被殺不亦鄙哉

陶侃一代偉人徒以不受顧命勤王觀望不前見譏當代然其綜核名實纖悉不遺矯一代清言無用之弊遂爲風流所嫉天門八翼之夢著其不臣無乃非實錄乎以侃忠勇諒不至此又謂當過天府侃竹頭木屑雖微必錄善於生聚謹于節用誠宜有之富國强兵眞有用之材以此爲譏宜顛沛不振

顧榮誅陳敏以定江東實渡江王業之本

周戴臨難不避無媿廊廟之望劉刁素負風裁苛于彈刻

乃畏禍出奔一一終羯胡一死竄迹不能挺身徇國眞胥王也

桓振桓謙已從逆宜附桓玄傳後徐寧事已見桓彝傳乃諸桓既畢又載徐寧不其贅乎詳彝傳中本事下可也

簡文臨崩遺詔桓溫依周公居攝坦之入帝前詔帝命坦之別爲之坦之於此可謂社稷臣

郭璞葛洪宜列之方伎或文苑中不須特傳

殷浩尸棺糞土之言不若世說所紀爲工

顧悅之蔡裔等皆宜即事稍詳其下不必另舉其名於傳末

東海王奕求令海鹽錢塘以水牛牽埭稅作錢直帝初從之孔嚴諫乃止可爲海鹽故事誌所未載

嘗著論謂謝安勝王導今觀二八本傳導多闇劣安無失策安能以公誠服諸桓導乃不平於庾亮陰賊於周顗刁戴多所不和其量去安遠矣導於敦峻之亂不能衞主匡國隱忍苟容安乃氣凌宣武談笑服之家國俱泰豈導所能及耶

栗山案王導碌碌首鼠而中多忮刻不足與安並論

許邁宜與郭璞葛洪同傳附逸少傳末爲贅人知逸少書翰之妙不知其有心經世非徒文士也蘭亭之敘誓墓之

文不須全載此非文之絕佳者以書傳耳太宗寶其書并載其文失體要矣

栗山按右軍人杰惜名以書掩

桓伊帝座箏歌胡床弄笛可謂風流調達乃忠誠王室經緯周詳千古人豪嘗不多見

劉遐之勇北方儗之關張遐妻邵續女也驍果有父風遐爲石虎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萬衆之中田防爲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仗都盡防等乃敗遐妻子乃得還朝智勇俱備乃出婦人可謂奇杰

習鑿齒著漢晉春秋以蜀繼漢以晉承之削去魏統以著

篡代之實謂晉承漢非承魏宋儒尊昭烈而黜曹丕此論開乎鑿齒可謂萬古卓識以晉承漢以一統言耳丕昭之迹猶兄弟也司馬之篡曹適見報施之巧稍快不平之人心猶愈乎山陽之晉弋云爾

康獻皇后臨朝袁喬遺書褚裒謂將軍之於國外姓之太上皇也皇子近屬有揖讓之禮故友之好請于此辭論者以為得體如此議論實開亂階太后垂簾不過代沖主攝君事耳豈謂女主即君乎裒雖后父亦人臣也后雖裒女既攝君位不得因私戚而修敬于人臣異姓太上皇之稱何其悖與斯奸佞之尤史反稱之宜唐室有武曌之禍也

北魏稱太后爻爲太上君彼胡人猶不忍以皇目后爻南朝可謂無人

至德之人毋鮮權略庾袞因張宏肆掠率族姓保于禹山百姓未知戰守之事咸推袞爲主袞乃誓曰無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戮力同心共恤危難於是峻險阨杜蹊徑修塢壁樹藩障攷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完器備量力任能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序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乃退如是者三觀袞所爲眞有制之

師仁者之勇謂三代以後之無人乎

晉人尙老莊儒術缺然儒林一傳苟備篇目無灼然可垂者其所列可分載忠孝獨行中晉無儒也久矣

隱逸傳夏統至洛水賈充使作水戲初作鯔鮞躍後作鯿鰟引風波震駭雲霧杳冥又歌慕河女小海唱大風應至雲雨響集雷電晝冥沙塵烟起王公以下皆恐止之乃已此乃仙釋之流邪恐亦有過其實者

郭文隱餘杭山中王導迎之隨使至置之西園朝臣共觀之頽然箕踞傍若無人導集衆賓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瞪眸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坐者鈎深味遠之言俱稱

未達來語天機遙宏莫有窺其藩者楊軻常臥土室土床覆以布被倮寢無茵穎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瞑目不答鋪發被露其形大笑之軻顏然無驚怒色人未量其淺深也此等人外耳目遺形骸萬物不足入其胸寧榮利足動哉

蘇峻傳峻既死匡術舉苑城降韓晃蘇逸并力攻術溫嶠等選銳攻賊營峻子碩率驍勇進戰嶠等於陣斬晃碩等奔張健於曲阿揚烈將軍王允之擊健大破之健與馬雄韓晃等俱走督護李閎追之及於[illegible]山健等不敢下山惟晃帶兩步靫箭據胡床射傷甚衆箭盡乃斬之健等遂降

其首前已稱臨陣斬晃安又稱晃走及苦戰然則有

兩晃耶前云斬晃者當有悞

劉淵以下諸紀名曰載紀以別于傳夫載卽紀也其名無義例宜名曰外紀外夷而內夏春秋之義也外之者夷之也云紀者著其不臣也不亦善乎

石羯爲上黨武鄉羯房北原山下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如人狀攷本草上黨人參天下第一則人參生于園中何足異乃紀之乎

苻洪自稱大單于乃改蒲爲苻以應草付之文然則未改姓以前宜尚稱蒲洪乃冉閔說石虎遂稱苻洪驍果宜除

之何也無乃非實耶
姚泓薄漢文之短喪欲追蹤於三代此諸夏之所難而乃羌有之可謂賢矣卒以仁弱見僇於劉裕爲善而不蒙福宜乎僭亂頻仍
五胡莫虐於石氏勒虎皆得保首領假手冉閔始屠石宗可謂倖而得死苻堅似有道姚泓無失德皆死仇敵之手天道固無知耶篡弑相因亂臣賊子皆得籍口徐偃宋襄以肆其殘酷何所不極其至乎
載記史臣諸論無不破的惜其雜砌比類不堪其多諸篇一律毫無變化有論而無文有詞而無筆大可惜耳　終